

自然科學小叢書

從原子到銀河

H. SHAPLEY 著

嚴鴻瑤譯

王雲五周昌壽主編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譯者例言

一本書原名“*Flight from Chaos*”又名“*A Survey of Material Systems from Atoms to Galaxies*”，譯名作爲『從原子到銀河』是取其名符實而採用的。書是一九三〇年出版，在內容上看，還不像是經歷了五年的書。

一、作者原名 Harlow Shapley，履歷不詳，照文章的口氣，好像他曾在哈佛觀象臺做過研究工作的。不過這些都是無關宏旨的事，不談也沒有什麼要緊。

二、作者自創兩種假設：一是基本銀河系 (*metagalaxy*)，一是宇宙原型 (*Cosmoplasma*)。這兩假設竟把宇宙規劃得很清楚，原名既自創，譯名也就只好指造，然否尚請高明指正。

四、本書所討論者都是「體系」。譬如探測太陽，並非單獨研究太陽，而是研究太陽整個的引力組織，凡在太陽引力組織內者都歸這一類。所以分類表只從「微粒」體系開始，而不以最微小

的電子列第一行，其故即在此。

五、插圖悉依原書的次序和方式，未稍更動，但重複和不重要的，都刪去了。

譯者一九三五年三月書于麗娃栗妲河畔

原著者序

這本書的題目是一九二九年的十一月到十二月，在紐約城中連作五次演講所定的。後來更進申論超銀河系(Supergalaxy)的假設。關於物質體系的綱領與子目，也有一點小小的變動。更把「宇宙原型」(Cosmoplasma)的概念，清晰表達出來；一切恆星輻射所任意穿鑽之恆星際與星河際的空間，也覺有愈加表明的必要，因為這種空間既是崩滅之恆星的葬身地，又是新太陽新銀河萌生的容身所。

目 錄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天象紛紜 | 一 |
| 第二章 | 昴星團及其種類 | 一四 |
| 第三章 | 進論恆星組織 | 二二 |
| 第四章 | 物質體系之基本——微點 | 二八 |
| 第五章 | 從顯微世界說起 | 三八 |
| 第六章 | 略釋有機膠狀混合體 | 五四 |
| 第七章 | 鐵與石之體系 | 五六 |
| 第八章 | 衛星 | 七八 |
| 第九章 | 有行星與無行星之恆星 | 八八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一章 星團 | 一〇九 |
| 第十二章 恒星雲與銀河系 | 一一九 |
| 第十三章 超銀河系 | 一四一 |
| 第十四章 宇宙原型 | 一五一 |
| 第十五章 総合形成系統 | 一六〇 |
| 第十六章 | 一九四 |

從原子到銀河

第一章 天象紛紜

幸虧我們平時都不覺得自己是在空間裏，曲折地，滑溜地，迴旋地和飛騰地運動着的；否則，我們簡直失去探測和分析四圍世界的勇氣了。我們居停在上面，可以測算天象的行星，明明是飛騰不定的。地殼顯然是相對着地心滑動的，地殼間或也震動不定，使時間之記錄很不容易精確。地球軸心並不固定，惟其不定，所以纔有緯度的變異，使我們不能精確測量恆星的地位。因為月球的吸引與地球本身方式之變換，所以地球之自轉漸漸地減緩，而晝夜也不定地加長着。許多錯雜的運動，更因地球之突出赤道上有太陽和月球之攝動而發生了。

這些小而錯雜的運動既無規則，又不明顯，所以常使觀測者（observer）把許多恆星誤認錯

了。不過一般地看起來，我們生活在地球上，通常總是不很注意這些小而無規則的運動，只斷斷討論地球的主要運動。縱使除開專門的天文學家而外，別人都不認識，或都不談論這些主要的運動，但是我們也決不能毫不知道，尤其是研究行星與恆星，更不能不知道。

最明顯而最有影響於天象混亂的行星的浮動與迴旋可以表列如次：

一、每日自轉——赤道部分的自轉，每小時一千英里，紐約城與羅馬城所佔的緯線每小時自轉里數，約及赤道轉行的四分之三。

二、每月公轉——地球繞地球月球系(Earth—Moon)之中心，每小時約轉行三十英里。

三、週年繞日之公轉——每秒鐘二十英里。

四、太陽系(Solar system)與鄰近恆星的相關運動——每秒鐘十三英里。

五、本星系與其他恆星雲(Star clouds)以及球狀星團(Globular star clusters)間的相關運動——每秒鐘約二百英里。

六、銀河系(Milky way system)與其他更遠的外銀河系間之相關浮動——每秒鐘約一

百英里。

我們生活在世界上，發展生命，以及研究地面上的東西，儘可以不必知道地球在宇宙中的運動；但是，要想研究恆星宇宙(Sidereal universe)的各部分，就需記得這些主要的運動，承認這些主要的運動了。我們在實際上，並不把這些當作地球的運動。我們常說：月亮起山，太陽西沈。我們常常計算測量恆星，對於恆星作統計的分析，並且推想恆星宇宙的現象，儼然我們在這運動的程序中，是固定的是處在中心地點似的。

不過我們觀測天空的空間愈大，物體的數目愈多，則繁複的情形更加普遍。大概因為恆星的式樣各有不同，恆星的運動混亂不清，更因為我們但知天空的廣大平面，不知天空的深度，纔會發生這些繁複的情形。所以現在還沒有整個物質界的透視。我們很容易看到恆星或星雲的方位，但是沿此方向而去的地方何在？再就時間看罷，我們記錄恆星或星雲在現在所表現的現象，但是過去和未來的現象又怎樣呢？



圖一 觀測太陽之
塔形望遠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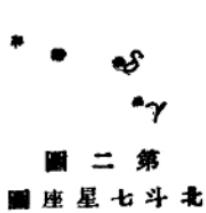
我們眼前只想避除，或局部地避除繁複運動，繁複模型，與繁複位置之混沌天象，只想避除輻射之複合性，組織之無規則性，以及發展趨勢之混亂。假如我們查究幾塊天空作例，我們便會知道什麼種的物質和物質體系是應該加以測量，加以分析和解釋的了。

最適宜最真切的例，莫過於常人皆知之北斗七星座 (Constellation of Big Dipper)，這星座是在大熊星座 (Ursa Major) 中的。四個構成四邊形的亮星，便是北斗的前端斗部，佔據全空千分之一，但一查算這塊遼遠不明的物質宇宙，便覺所查算的東西極其浩茫，極其混亂。初看起來，粗心的觀測者便覺一點沒有什麼，只是四個分界的星——即 α , β , γ 和 δ 大熊星，古時名爲 Dubhe, Merak, Phekda 和 Megrez。看起來都極像是二等星和三等星，但是細加察視，便覺不同。 α 大熊星是帶點，橙色的，其光譜 (Spectrum) 表明該星的氛圍有許多種的化學元素； β , γ 和

δ 大熊星的色彩和溫度都和 α 大熊星相同，只是光譜的組織比較簡單些，其中主要的是氳原素。這三顆星的動量和動向都相類似，只有 α 大熊星獨特不同。

我們若是目力精銳時，當天空明潔，盡量詳細察視北斗七星座，便可看見其前端斗部中，約有十一二個光很微弱的星。平常精銳的目力所看見的十一二個小星，好像都是很相類似的；但用分光鏡和望遠鏡一看，情形便大不同了。好像有五光十色的虹的色彩；星的色彩都不一致；有些很熱，表現的光譜很簡單；有些很冷，表現的光譜比較複雜。再查考相當的星表 (star catalogue)，發現這十幾個星之動量和動向，也都是極其不同的。

就這一塊明潔的天空看來，其構造、運動、距離和年代，便覺龐雜異常；假如我們超出通常精銳的目力所能見及之光度以外，用望遠鏡去透視，則混亂的情形更加多了。我們望遠鏡的光度愈淺，則所見的星辰愈平常。假如我們現在超出通常精銳目力所能及之光度，擴及十五分之一，則見北斗七星座中之斗部，約有一百多小星；擴及千分之一，則有三千；若窮近代最大的攝影望遠鏡



(photographic telescopes) 的光度擴及百萬分之一，則北斗七星座之斗部中可以數得清的星辰，約有十五萬個！

我們再由大熊星座的方向，望出散漫天空之恆星 (Scattered stars) 外去，不到一百光年 (light year) 遠的地方，便另看見了一些東西。但通常這個距離應該說是幾千光年，而且有些恆星簡直是在天文測量之境外的。在這許多微黯的東西中，我們看見幾百萬光年遠的地方，約有成百數的隱約發光的碎片——這是在恆星系以外，我們稱之為星河 (galaxy)。這些朦朧而繁多的東西，都是屬於旋渦星雲族 (the family of spiral nebula) 的，其本身都是許多銀河系，每一銀河系又是幾千幾百萬的恆星構成的，但沉伏在空間的深處，只有很微弱的亮光射到我們這兒。這些旋渦星雲所射來的光，因為在空間中之瀰散 (diffusion) 而減弱了，所以最精銳的眼睛，佐以最有效用的望遠鏡，也都看不清楚；只有永續的攝影底片，始能作清晰可靠的記錄。

在這個旋渦星雲所構成的外在世界中，攝影望遠鏡發現北斗七星座之斗部中心的邊近，有一個極其壯觀的星雲聚合。那是六十個星雲團結集中成的恆星雲——許多銀河系中的一個銀

河系，其離地球的距離，依巴德(Baade)的估計約有一萬五千萬光年。

在我們舉作例證的天空中，其隱約發光而非恆星的東西，並不全是外銀河系（註）北斗七星座之斗部旁邊的最大星雲就是夜梟星雲(Owl nebula)，其組織的式樣是完全特異的，它既不是一顆恆星，不是一撮宇宙塵(Cosmic dust)，又不像遙遠的旋渦星雲那樣，由許多恆星構成的；而是恆星混和着氣體，混和着宇宙塵湊合成的。其角的直徑只及月球角直徑之十分之一。低倍望遠鏡發現它有夜梟首部似的圓面，中間有一顆十二等星。

低倍望遠鏡也可以看到北斗七星座中的恆星，有許多並非簡單孤立的物體，像我們太陽這樣的；而是雙星(doubles)或三合星(triples)。再細心地研究一下，便更覺得這些恆星中，有一部分的星光是變換的，有時變換的情形，天文學家可以當作雙星系中之雙星蝕的道理來說明，有時變換的情形，簡直不能作一圓滿的說明。

總而言之，大家考究了這塊小小天空中之星辰的例子，便不覺得天象有單純性和齊一性了。

(註) 原文爲 external galaxies，蓋指吾人所處銀河之外的一切銀河而言，故譯作「外銀河系」——譯者

在這十五萬顆恆星裏面，我們看到有長星(giants)和矮星(dwarfs)，有雙星和變星，有星雲，更有許多遙遠的銀河系以及年代，運動、距離和面度(dimensions)的紛紜。

哈佛觀象台搜集了幾千百張恆星攝影的底片。我們將選其中之一張底片，作為物質宇宙的第二個例子，並測量其客觀感受的星光。我們又發現其星數衆多，式樣也很繁複。這張底片是A字三二二八號，一張十四吋闊十七吋長的底片，曾放在布魯士(Bruce)攝影望遠鏡中，曬了兩小時之久，這座望遠鏡是造在秘魯屬阿里基巴城(Arequipa)邊近之哈佛觀象台上的。這張底片是一八九八年八月十三日製成。設使充分敍述其所記錄之現象，將可寫成一大巨冊。

現在只取其最易混同的有趣的東西，列表略述如下：

一、首先清晰地映在底片上的便是土星(Saturn)，這雖是一個行星，但光度很弱，因為是反射的光；其與地球的距離卻只有一・三光時(light hours)，所以它占了便宜，竟先幾百光年外的許多長星而達到底片。

二、土星的衛星——有些土星的衛星很亮，可以脫離土星的閃光而單獨地映在底片上。

三、費伯星（Phoebe）（註一）是土星之第九個光最微弱的衛星，但最引人注目，因為在底片上能够見到它的原本影像。

四、小行星伊利士（Iris）（註二）這是小行星集團中之最亮的星，在火星（Mars）軌道外繞着太陽環行。伊利士是第七個小行星，在一百年前就發現了的，而且星光尤其變得利害。伊利士距離我們，比土星和土星的衛星都近，所以在攝影底片上也有一個很深的印象；雖則這個小行星的直徑只有幾百英里，體積只及普通恆星的一萬萬分之一，但其攝映的點子，比一百個微光的恆星合映的點子，都還要大而重。

（註一）土星共有九個衛星，費伯星是第九個，較其他衛星更微更遠，在一八九九年用遠鏡攝影術求得的。——譯者

（註二）伊利士是第七個小行星，一八四七年發現的。小行星約有一千一百顆，其巨者只有二十一顆，所以伊利士也是其中之翹楚了。——譯者

五、球狀星團麥西野八十(Messier 80) (註) 是遠在五萬七千光年之外的。其中長星約有幾千顆，而式樣也各不同：變星，貌似雙合的星，冷而紅的星，較熱而黃的星，以及白熱而淺藍的星。這樣一團糟的東西，竟使攝影底片上的許多星像，囫圇一片了。

六、一條河似的暗星雲，與距離不遠的恆星遙遙相接，並且很暗，把較遠處的星系都遮掩着不能看見了。

七、成千成萬的無數恆星，有的是變星，有的是雙星，有的是羣集的聚星(multiple groups)，其式樣、距離、函度和運動之繁複，實不亞於我們在北斗七星座之斗部中所看見的。

這張攝影底片上是一場糊塗的；我們所攝取得的，除開恆星而外，還有我們自身所處之氛圍中的光亮，以及夜空中的光。這種微弱瀰漫的光，雖感映整個的底片，但其光源也有好幾處：遙遠不

(註) 這是人名用作了星名。一七八一年，天文學家麥西野(Charles Messier) 造一張星表，列舉其所發現的一百零三顆星。後人把他表中列為第一的稱為 Messier 1，列為第二十的，稱為 Messier 20。這兒「麥西野八十」當

然是他表中列為第八十的星了。——譯者

能分明的恆星太陽系中之流星的粒子(particles)高空氣層中之極光(auroral light)以及低空氣層中灰塵的返光。

我們還可以枚舉多少關於宇宙的例，但是處處都可以找到天象紛紜的證據。假如選作例證的天空不像上述的兩個例子，不在天空表面上佔據面積，而是一大立方積的空間，則結果也往往是差不多的。我們在太陽四圍之一百光年境內，可以看到：

雙星，如天狼星(Sirius)和小狗星之第一星(Procyon)

變星，爲雙女座第一星(Castor)中之一個屬星；

高速度的矮星，如巴拉德(Barnard)所說的『逃走星』(Runaway star)

發光本領很高的星，如天琴座(Lyra)中之最亮的白明星(Vega)

特別白的矮星；

一段星際之空間，有秩序一定之流星，彗星所排出的殘餘分子，游離的氣體，以及一串波長之